

洪業杜詩學特色與時代意義

徐國能*

（收稿日期：107 年 9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7 年 12 月 27 日）

提要

中國古典詩在近代為西方學界認識與接納的過程中，洪業的學術成果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鑒於早期歐洲學者對杜甫的誤解，以及 20 世紀初美國意象派詩人僅擷取中國古典詩長於塑造意象的特質，洪業（William Hung，1893-1980）在 20 世紀中期，以現代史學家的身分向西方讀者介紹杜甫並翻譯杜詩，呈現了杜甫詩歌的真正面貌與價值。

洪業在杜詩學上的貢獻至少有四個方面：1.杜詩的現代文獻化；2.杜詩內涵之辯證與重述；3.重寫杜甫傳記；4.翻譯杜詩 374 首。洪業是將杜甫詩推向世界的重要學者，雖然在撰寫杜甫生平與解析杜詩意涵上也不免存在爭議，但他排除了不少西方詩人對杜甫的誤讀與偽造，將杜甫的詩史精神與藝術創造完整呈現在英語讀者之前，並強調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尊崇地位。

洪業的學術成果在過去並未受到太多重視，他與西方學界的對話也沒有相關的研究，本文闡述洪業先生的學術成就以外，也試圖探討他的治學方法和留下的問題，並呈現他在西方漢學界的影響。

關鍵詞：杜甫、杜詩、洪業、中國詩人、引得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詩聖杜甫及其作品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成為西方學者認識中國古典詩的重要文本。運用外文書寫杜甫傳記和翻譯杜甫詩作誠為重要的學術工作，在諸多傑作中，洪業先生的貢獻尤其是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時不能忽略的一個環節，但可惜目前對此課題之研究成果尚未豐富，故本文試圖說明洪業杜詩學的內容，並考辨其工作方法與成果得失，作為理解近代杜甫詩如何走向世界的開端。

歷史學家洪業先生以編纂「引得」（Index）知名。1930年，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編纂中國古籍引得，洪業為「引得編纂處」處長。當時編纂的引得多為經史著作，文學以《杜詩引得》最為重要，洪業親撰的序文，嚴謹交代了杜詩版本的流傳與問題，在周采泉《杜集書錄》問世前，此篇序文是理解杜甫詩集版本流傳最好的依據。洪業一生唯一的專著：*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With Notes)*¹以英文撰寫，閱讀對象是不諳中文的外國讀者；書中以獨到的史學眼光探析杜甫身世及詩作，英譯杜詩的部分也改善了長期存在的偏謬，呈現了中國詩歌中某些被誤解或刻意遺忘的美學特質，是近現代杜詩學的傑作。

洪業完成此書的動機產生於他的生命投射，以及長期關心中國文獻西化的問題。但另一個不可忽略的時代背景是在20世紀初，美國意象派詩人掀起的中國熱，他們崇尚中國古典詩意象簡約鮮明，不事說明而能盡顯韻味的特色，因此產生了不少翻譯及模仿的作品。錢鍾書在1945年上海美軍俱樂部的演講中提到：「一般西洋讀者所認為中國詩的特徵：富於暗示。」²後來他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更明確地說：

西洋文評家談論中國詩時，賞往彷彿是在鑑賞中國畫。例如有人說中國古詩「空靈」（intangible）、「輕淡」（light）、「含蓄」（sugestive），在西洋詩裡，最接近韋爾蘭（Verlaine）。另一人說，中國古詩簡約雋永……還有人說，中國古詩抒情從不明說，全憑暗示（lyrical emotion is nowhere expressed but only suggested），不激動，不狂熱，很少詞藻、形容詞和比喻（no excitement, no ecstasy, little or no rhetoric,

¹ 本文使用洪業著，曾祥波譯：《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原書為：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with Not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以下引用譯本簡稱《杜甫》。

² 錢鍾書：〈論中國詩〉，《人生邊上的邊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163。

few adjectives and very few metaphors or similes)，歌德、海涅、哈代等的小詩偶有中國詩的味道。這些意見出於本世紀前期，然而到現在還似乎代表一般人的看法。

3

於此我們或可思考，20 世紀初，西方讀者（主要指英美）對中國詩的印象從何而來？

錢鍾書於現代詩壇特別提到了龐德（Ezra Pound，1885-1972），他說：「貴國的龐特先生大膽地把翻譯和創作融貫，根據中國詩的藍本來寫他自己的篇什，例如他的《契丹集》」⁴。20 世紀初，意象派詩人龐德享譽詩界的 CATHAY，將中國古典詩歌以特異之姿推向英語世界，該集是龐德參考東方學家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13）筆記中的漢詩英譯，又加以自己想像而成的奇妙詩集，其所欲實踐的，正是當時英美詩壇所興起的「意象主義（imagism）之創作理想」。⁵意象主義以實體「意象」的疊加（Superposition）、並置，透過意象間的交融互喻、暗示對比而產生詩意的效果，詩中刻意缺乏說明，也不對意象本身加諸主觀修飾，以直觀的聯想來發覺、表現現實生活的機趣。而中國古典詩言簡意賅，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正為意象主義提供了理想的範本。在龐德等美國詩人模仿及「誤譯」等作為下，中國古典詩含蓄空靈的表徵更深植西方讀者人心。⁶

《神州集》中以李白詩為主（龐德所參考的費諾羅薩筆記中以李白詩為多），但女詩人艾思柯（Florence Wheelock Ayscough，1875-1942，中文名「愛詩客」）和另一位意象派重要詩人洛威爾（Amy Lowell，1874-1925）合作翻譯的 *Fir-Flower Tablets*（《松花箋》），則採錄較多杜甫詩，同時也以近似意象派的概念完成了翻譯。⁷

中國古典詩給予美國意象派詩人許多創作靈感，但他們對中國古典詩的譯介卻產生了

³ 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七綴集》（臺北：書林出版社，1990 年），頁 15。其中引述英國詩人屈力韋林（Robert Calverly Trevelyan，1872-1951）在《意外收穫》（*Windfalls*）中的意見。

⁴ 洪業：《杜甫》，頁 161。《契丹集》（CATHAY）目前學界多譯為《神州集》或《華夏集》，本文統稱《神州集》。

⁵ 龐德與意象主義詩人在 1912 年提出主張，並於 1913 年發表於《詩刊》，其主張有三條：1. 直接處理詩歌題材；2. 除去僅起修飾作用的多餘詞；3. 節奏上不按機械的節拍，而追求行文中的節奏感。詳細論述可參朱伊革：〈龐德《華夏集》創譯的美學價值〉，《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3 卷第 4 期（2013 年 12 月），頁 61-66；周平：〈龐德《神州集》的意象主義重構〉，《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08 年第 2 期（2008 年 12 月），頁 295-311；劉瑞敏：〈龐德的意象主義與其譯詩《華夏集》〉，《瀋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5 卷第 6 期（2013 年 12 月），頁 837-840。

⁶ 據統計，在 1915 年至 1923 年間，美國刊物上所刊登詩評，數量上中國詩（25）僅次於法國詩（43）；但在單印的英譯本上，則中國詩（22 冊）猶勝於法國詩（17 冊）。詳可參趙毅衡：〈關於中國古典詩歌對美國新詩運動影響的幾點芻議〉，《文藝理論研究》1983 年第 4 期（1983 年 8 月），頁 19-26。

⁷ 詳可參 Florence Ayscough and Amy Lowell, trans., *Fir-Flower Tablets: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London: Constable & Co., 1922).

兩個根本問題，一是他們多半不諳中文，通過天馬行空的想像而「以創作代替翻譯」，脫離詩歌原貌；⁸二是他們不斷強調中國詩空靈含蓄，而無法真正體現中國詩歌的美學特色。對於這種美麗的誤解，中國詩人並無太多回應，直到洪業（1893-1980）在 1952 年出版的：*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With Notes)*，雖非完全針對意象派誤讀中國詩歌而作，但他的翻譯與析辨，的確向英語世界傳達了真正的中國觀點，不辯而辯地解決了上述兩個問題。

是故本文將洪業的杜詩學放入時代脈絡，思考他的成果在傳統杜詩學意義上的貢獻；另一方面則是呈現他重新還原杜甫面貌，澄清杜甫詩歌藝術樣態以及偉大內涵，「增西人于詩聖之新知，藉此而于吾國吾民具同情之了解」（《杜甫·自序》）之意圖。

二、洪業及其杜詩學

杜詩學在每一時期都有相應的文化需求與時代色彩，這也是多數文學經典的特徵。宋代杜詩學的主題是編年與箋注，對應的是杜詩熱潮興起，但多數讀者卻苦於無從理解杜詩創作背景及主題內涵，因此透過編年箋注來破譯杜甫的語言迷宮。爾後在「指導創作」的需求下，元人之詩法和格律，明清之評點與集注，目的都在廓清杜甫詩歌的真面目、真精神，使一般讀者能認識杜甫這位偉大的詩人的詩藝和心境，並從中涵養學習，求得立身與為詩之道。

時至近世，詩歌已非科舉或社交必備能力，反而成為文化交流的平台，杜詩學的發展也產生了迥然不同於過去的新面貌，如何回應西方讀者的需求和想像，將中華「詩聖」介紹到歐美世界，當為近世學者的重要課題。

洪業（William Hung，1893-1980，字鹿岑，號煨蓮），福建侯官人。其生平可參陳毓賢在美國訪談洪業而成的回憶錄：《洪業傳》⁹。洪業於 1923 年起，任教於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創辦的燕京大學，並籌辦「引得編纂處」，洪業任處長期間，編纂了 64 種、81 冊的中國古典文獻引得，洪業親自為《白虎通》、《儀禮》、《春秋經傳》及《杜詩》等《引得》作序，〈禮記引得序〉在 1937 年獲頒法蘭西文學院表彰漢學

⁸ 例如龐德譯李白詩「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You dragged your feet when you went out/By the gate now, the moss is grown, the different mosses. 他誤譯了「遲」字，就像把「五月不可觸」，翻譯為「我五個月無法碰到你」一樣。Ezra Pound, *Cathay*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ress, 2016), p. 34.

⁹ 本書有英文及繁、簡字版，本文使用最完整之 2013 年，北京商務印書館版本。

貢獻的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而諸多研究中，篇幅最長、內容與考據最為詳實的當屬〈杜詩引得序〉。

洪業稱〈杜詩引得序〉特採用了「勘靠燈」（concordance，重要語彙索引）¹⁰式的編纂法，可見洪業對杜甫的特別重視。

日本侵華期間，洪業及鄧之誠（1887-1960）等多名教授因反日軍被捕，幽囚牢獄，洪業大義凜凜，不為所屈，在獄中以杜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和牢友共勉，立誓倘能重獲自由，要加倍發憤研究杜甫。果然，戰後洪業赴美講學，1947年在哈佛開設了杜甫詩的課程，1948年則在耶魯大學做了杜甫詩的講座，相當受到歡迎，洪業在1950年完成了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With Notes)*，幾經修訂，於1952年出版。嚴格說來，洪業為一歷史學者，治學以嚴謹細密著稱，惜作品大多散逸，中華書局在1981年出版了《洪業論學集》，由他的學生翁獨健、王鍾翰整理、收錄了洪業37篇論文。劉子健〈洪業先生——少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一文稱此書：「精細詳盡，世所罕見」¹¹。他在杜詩學方面著作共有四篇：

1. 1940年，〈杜詩引得序〉。
2. 1952年，《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3. 1962年，〈我怎樣寫杜甫〉。
4. 1974年，〈再說杜甫〉。

目前四文皆收錄於曾祥波譯《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一書中，觀其所論，重要成就可分為三方面：杜詩現代文獻化、杜詩內涵的辯證與重述、杜詩英譯。以下即就此三方面略言之。

（一）杜詩現代文獻化

杜甫「詩史」之譽，固言其詩歌寫實特質，同時亦指涉杜詩佐證歷史之義，¹²如宋真

¹⁰ Index 由洪業譯作「引得」；Concordance 洪業譯為「勘靠燈」，這兩種實為不同的工具書，Index 日本譯為「索引」，主要只收一書中的重要詞彙；而 Concordance 則全書每字皆收錄，今或譯作「逐字索引」。洪業所編，主要為全書收錄的「逐字索引」。詳可參洪業：〈杜詩引得序〉，《杜詩引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頁1-81；洪業：《杜甫》，頁343；劉殿爵、陳方正、何志華主編：《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出版說明》（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¹¹ 劉子健：〈洪業先生——少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歷史月刊》第17期（1989年6月），頁77-80。

¹² 有關「詩史」之詳細內涵與觀念流變，可參張暉：《詩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年）。

宗問「唐酒價幾何」？丁晉公以「早來相就飲一斗，洽有三百青銅錢」推算每升三十元，¹³雖為謔語，但杜詩具有現實性的寫作態度卻深植人心，錢謙益《錢注杜詩》箋〈哀王孫〉：

至德元載九月，孫孝哲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及駙馬楊駘等八十人，害皇孫二十餘人，並剖其心，以祭安慶宗。王侯將相扈從入蜀者，子孫兄弟，雖在嬰孩之中，皆不免於刑戮。當時降逆之臣，必有為賊耳目，搜捕皇孫妃主以獻者，故曰「王孫善保千金軀」，又曰「哀哉皇孫慎勿疏」，危之，複戒之也。宋靖康之難，群臣為金人搜索趙氏，遂無遺種。此詩如出一轍。¹⁴

顯有以詩補史之意；又如陳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一文，引用大量杜甫詩來對比他和元結間對於國家與種族問題看法的歧異，¹⁵將杜詩視為唐代歷史的真實紀錄，意味杜詩然有詩學以外，還有文獻學的意義。

文獻是研究工作的基礎準備，杜甫詩的文獻化，基本上包括了：蒐集、整理、編纂、校讎、考辨、編目收藏等傳統工作，自宋代以來這些工作就不斷持續進行，也有豐富成果，但元明以降，文藝評論家的杜詩學，以詩歌的評點分析為主，文獻整理並非所長。宋代以後杜籍迭出，但各版收錄與流傳，散見於不同的藏書目錄中，洪業作〈杜詩引得序〉，蒐羅了瞿鏞、陳振孫、黃丕烈、傅增湘等十數種目錄學相關著作，核對比較，呈現出了杜甫詩集在歷代的刊刻與流傳，洪業也依此六萬餘言的考據為證，說明《杜詩引得》在當代功能和未來價值，並交代其所據版本何以採用《郭知達九家注》，而不採用歷來為學界所推崇的錢謙益箋注的吳若本。這種精細的考據，正如余英時所說：「洪（業）、顧（詒剛）兩位先生恰好代表了『五四』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一個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在這一方面，他們的業績都是非常輝煌的」¹⁶。

將杜甫詩做成勘靠燈式的「引得」，是杜甫詩在文獻學上的首次現代化，凡徵引杜甫一句一詞，都有原文可立即檢索；又或學者欲考索一詞一物在唐代的使用情況，不必通讀杜甫詩，只須透過引得即可信手拈來。換言之，《杜詩引得》和傳統的文獻工作既有連續關係，但又展現了新的知識風貌，學者不必縱向地「讀書破萬卷」，而能藉由引得之助，從橫向來擷取系統性的知識。

¹³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1，1則，頁1。

¹⁴ 清·錢謙益：《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1，頁44。

¹⁵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年），頁233。

¹⁶ 余英時：〈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聯合報》第8版（1981年4月25日）。現收入陳毓賢：《洪業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311-325。

然洪業作《杜詩引得》，並非單純只為學者查閱方便，而是希望在此工作的基礎下，能薈萃歷來各家之長，重編一部《杜詩校注》。《洪業傳》載：

洪業三十出頭渡過洋回國教書時，覺得自己對人世的酸甜苦辣嚐的多了，對杜詩有新的領會，購買圖書時，漸漸收羅杜集，也從此發現有不少版本與文字正確的問題，一般杜詩編排的先後也有問題，詩句的註解更有不少問題。《杜詩引得》的長序是洪業自己寫的，解決了許多上述的問題。¹⁷

《杜詩引得》是洪業爾後作杜甫傳的重要基礎，他在引得中提出不少推翻前人之見的考述，例如他駁斥了舊本《黃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詩史補遺》的偽說：

夫蔡氏《詩箋》成書在前，黃氏《補注》成書在後，嘉泰甲子、寶慶丙戌相去二十二年，建安五十卷，臨川三十六卷，本風馬牛不相及，何來黃補蔡遺，而蔡復為之校正？……可見此乃奸商既盜蔡氏之書，復盜黃氏之名耳。¹⁸

並謂黃鶴本「新舊異列，涇渭攸分，編著之法，尚稱得體」，而蔡夢弼《詩箋》（實際上是門客俞成編）「穿窬之智，不可為訓」¹⁹，治學之嚴、判案之清，有過於前人者。又如論劉辰翁《劉須溪批點杜詩》和高崇蘭編《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指出宋元杜詩學的差異，宋人「輯校集注……蔡黃二本已造其極。元人別開生面，一轉而為批選。」²⁰論明代則認為胡震亨《杜詩通》將杜詩分「神、妙、能、具」四品，「殊亦無謂」。這些觀點都是來自於他縱觀歷史變化下，全面性比較分析的結果，至今仍具考價值。

在比較歷代各本後，洪業提出了他的計畫，他認為當今之世，應該匯集前述各本而做一《杜詩校注》：「校文、注文，當分二段，分列詩後，校文以字母，注文以號碼編次僅注字母、號碼，也辨前後照檢也。……有《杜詩校注》一書如此，庶可以上對古人，下詔來學，絲毫無遺憾矣。」²¹

也就是說，《杜詩引得》不僅是一部工具書，也是他後續學術工程的前置作業，換言之，洪業早期的杜詩學貢獻，其一是整理了傳統文獻的杜集資料，將許多偽作、輾轉因襲

¹⁷ 陳毓賢：《洪業傳》，頁199。

¹⁸ 洪業：《杜甫》，頁287。

¹⁹ 洪業：《杜甫》，頁290。

²⁰ 洪業：《杜甫》，頁301。

²¹ 洪業：《杜甫》，頁341。

的版本及權威的論述——提出說明與考據，使杜甫詩集的面貌得以廓清。其二是為杜詩編纂引得，將這部文學作品賦與文獻上的意義，讓杜甫詩有超出文學範疇及美學欣賞上的價值。其三是根據這些梳理，協助他在十年後作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With Notes)* 這部重要鉅著，回應杜甫詩長期受到誤解、誤讀的問題。

（二）杜詩內涵的辯證與重述

有了《杜詩引得》作基礎，洪業在 1952 年出版的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With Notes)*，呈現了其杜詩學的另一高峰。洪業治學兼具中西，他認為：「解釋一首古詩好比一個偵探得著一張沒有首尾的電稿；既缺了年月、地址，又少了上下人名，只好從其簡約文字中猜而再猜再猜而已。」²²但這個猜測並非憑空而生，而是透過周邊線索的推定與實證而來，他在當時的方法上有不同於傳統的思維，例如他在〈春秋經傳引得序〉中提到：

西人著有《蝕經》（Th. Ritter V. OPPOLZER, *Canon der Finsternisse*（Denkschr. d. Wiener Akad. D. Wiss., math. Kl., Bd. 52, 1887））者，上自公曆紀元前 1208 年，下及公元 2161 年，舉上下三前餘年共八千日蝕而表列之，細記每蝕之起訖，圖繪見蝕之地域，凡考史者取徵焉。²³

他以此書確定了《春秋》中三十次日蝕，進而也推定了魯十二公之世次年代，「《春秋》有真史以為根據，無捏造事實之嫌，此甚可信者也。」²⁴可見洪業對於「信實」為治學的大根本。

洪業在 1962 年發表了〈我怎樣寫杜甫〉一文，追敘了他做杜詩研究的動機和成果，除了家學陶養與個人生命臨近杜甫心跡，洪業整理杜甫作品一方面在於要糾正許多西方學者過度戲劇化杜甫其人其詩的書寫態度；同時也提出新的考證，補充傳統和當代之不足。

例如杜甫母親是否為「崔融之女」？以及杜甫〈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中，提到他的祖母有盧氏、鄭氏、魏氏、王氏四個媳婦，卻沒有提到杜甫的生母崔氏，這是否如錢謙益認為可能是「盧」、「崔」字誤之故？這些細節，洪業皆一一提出證據反對。²⁵又如在〈夏日李公見訪〉這首詩，「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洪業提出了兩個問題：杜甫的房舍位於長安何處？以及此詩的繫年問題。在地理位置上，舊說皆認為杜甫居住於長安城

²² 洪業：〈破斧〉，《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372。

²³ 洪業：〈破斧〉，《洪業論學集》，頁 223。

²⁴ 洪業：〈破斧〉，《洪業論學集》，頁 225。

²⁵ 洪業：《杜甫》，頁 357。

南的下杜城，詩中「展席俯長流」是指「樊川」。但洪業提出新的看法，他認為盛唐時的下杜城十分繁華，不是「村塢」的型態，又考〈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九日寄岑參〉，則杜甫應是居於長安城內的一條街上，鄰近曲江，「城南樓」是「啟夏門」；繫年則不同意舊說 754 年，因為該年夏天降雨有六十天，詩中卻沒有雨水的意象。²⁶凡此種種，皆可見洪業以歷史治文學的獨特風采。

洪業《杜甫》重新建構了杜甫的一生，其中考據杜詩繫年、考訂舊說得失及重新闡釋詩意等三個部分值得重視。

1. 考據杜詩繫年

杜詩繫年自宋代黃鶴以降，實為杜詩學中一大關捩，其牽涉乃「詩史互證」之雙向思考。在資料有限的情況下，許多繫年及因為繫年所詮釋出的詩意多只是猜測，如杜甫名作〈同諸公登慈恩寺塔〉，黃鶴：「梁氏編在天寶十三載，不知何據？應在祿山陷京師之前，十載奏賦之後。」²⁷但今人已考訂乃作於天寶 11 年（752）的秋天。又如〈奉寄別馬巴州〉一詩，宋人開始就已混亂，黃鶴有上元 2 年之說，趙次公、蔡興宗都有廣德元年之繫，至於清人仇兆鰲則提出廣德 2 年之新論，後來的浦起龍也追隨了這個說法。²⁸

洪業在書中的考據，一類是對舊注的判斷，例如〈從事行贈嚴二別駕〉一詩，黃鶴、魯豈等皆繫年為代宗永泰元年（765），魯豈並注曰：「時方經崔旰之亂」，但仇兆鰲已辨證應為代宗寶應元年（762）所作，洪業也認為崔旰之亂實際上是發生於代宗大歷元年（766）年的 1 月，杜甫已在雲安而非成都，故他依仇說而繫年於寶應元年（762）。另一類是對舊說有所質疑，如〈一百五日夜對月〉，舊說全都認為作於至德 2 載（757）春天，但洪業考據認為這一年的寒食和詩中意象不合：

這一年的寒食夜裡，天空中只有半月，但是詩中提到了滿月。在杜甫一生中只有三次滿月的寒食之夜，747 年、755 年和 763 年。763 年杜甫和家人在一起，747 年，他可能尚未成婚。因此，我將此詩繫在 755 年的 4 月 1 日。²⁹

此說以天文曆算考訂年月，超越了所有舊注的方法和視野。又如〈壯遊〉，歷來被認為作於大歷元年（766），但洪業認為此作「並沒有任何關於死去的兩個皇帝的暗示，而且，

²⁶ 洪業：《杜甫》，頁 77。

²⁷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頁 103。

²⁸ 此詩考據可參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頁 152-155。

²⁹ 洪業：《杜甫》，頁 85。洪業應是據杜甫詩中「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來認為滿月。

正文中還犯了第二個皇帝代宗的名諱」³⁰，因此他認為此詩作於代宗寶應元年（762）之前。

對於缺乏歷史背景的作品，洪業便採取了比較大膽的假設，例如第一章〈記一不識十〉中，提出現存杜甫最早的一篇作品是〈夜宴左氏莊〉，洪業認為這是杜甫 24 歲（開元 23 年，735 年）時，「偶然保留下來的小詩」。洪業說自己 20 年前也認為杜甫在 712-735 的詩歌都沒有保存下來，但他就此詩中的「吳詠」，推測是他遊歷東南時的早期詩作：

他可能已經學會了足夠多的吳方言，能夠理解吳詠——換句話說，能確切地了解並被范蠡功成身退的故事所打動。我們的詩人是否已經想到了科考之後進入仕途的機遇？……我傾向於認為，如果將此詩繫年於南方遊歷結束的 735（案：玄宗開元 23 年，杜甫 24 歲，時杜甫自吳越歸東都，舉進士，不第）年暮春，它將變的極富意味。³¹

除了這樣深含韻味的解讀，洪業引人矚目的是他藉由杜詩用字慣例上的判斷，來思考詩歌繫年問題的方法。也就是說，透過他所編纂的「杜詩引得」，可以橫向搜索杜甫同一個字詞出現的所有作品，對比出該字詞於杜詩中使用的既定方式，藉以產生推論。如〈旅夜書懷〉，舊說多以為作於永泰元年（765）忠州到雲安之間，但那時是夏天，洪業認為詩中「細草」的意象，「這個詞杜甫一般都用來描述春天。」他並舉〈晚晴〉一詩為證。³²因此〈旅夜書懷〉很可能如洪業所繫，是在大歷 3 年（768）年的春天，在江陵所作。同樣利用杜甫用詞慣例的判斷是〈江南逢李龜年〉，洪業認為杜甫晚時作詩，多用「湖南」而非「江南」，他舉出〈入衡州〉：「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及〈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等詩為證，提出一個假設：「這首輕快的小詩可否繫於杜甫年輕時期前往東南的壯遊途中呢？」³³這種方式對於嫺熟古籍的傳統文人並不新奇，但對於西方現代學者卻十分管用，「引得」加速了治學的方便與論證上的充分。

洪業對於杜詩的繫年，有時也透過詩意上的推敲和杜甫處境上的聯想來進行，例如〈百舌〉、〈花鴨〉與〈戲為六絕句〉這幾篇本不相關的作品，洪業卻將之聯繫起來解釋。浦

³⁰ 洪業：《杜甫》，頁 165-166。

³¹ 洪業：《杜甫》，頁 27-28。

³² 洪業：《杜甫》，頁 229。考察杜甫另幾首作品，如〈又送〉：「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陪李金吾花下飲〉：「細草稱偏坐，香醪懶再酤」，也都是寫春天。

³³ 洪業：《杜甫》，頁 242。

起龍論〈花鴨〉，乃放在「江頭五詠」組詩中，並說：「江頭之五物即是草堂之一老，時而自防、時而自惜、時而自悔、時而自寬、時而自警，非觀我觀世，備嘗交惕者，不能為此言。」³⁴；論〈百舌〉亦謂：「聞百舌以自警也」。但這些自警或自惜，是源於何事而發？有時在判斷上頗為困難。洪業在〈何地置老夫〉一章裡論〈百舌〉和〈花鴨〉這兩首詩：

儘管通常被繫於其他年份，但看起來更適合杜甫在 765 年（代宗永泰元年）春天的心境，他待在江村，即使不是完全杜門獨居，那也是很少外出前往節度使府中。百舌鳥的鳴叫，是否漸黯淡下去了？無論如何，黑白太過分明的花鴨下定決心決不第一個發出聲音。不太清楚這位說話坦率的詩人幕僚關注的是詩歌、抑或軍事政策，還是兩者兼有？在〈戲為六絕句中〉，杜甫面對野心勃勃的詩壇新貴對前輩詩歌大師的嘲弄，挺身捍衛，如果這組詩寫於 764 年或 765 年，它們倒可能真是因為詩歌問題、我們的詩人背後的嘀嘀咕咕而引發的一場爭吵的起因或結果呢？³⁵

〈花鴨〉列在「江頭五詠」組詩中，黃鶴：「舊次編在寶應元年（762）」，仇兆鰲以為：「既霑足稻粱，又何須先鳴以取忌乎？」³⁶而〈百舌〉則和另一首詩〈雙燕〉，被視為在廣德元年（763）春在閬州作。洪業將此二詩合併，放在杜甫離開嚴武幕府後，對於「當面輸心背面笑」的同僚，以及人生無有著落，而感嘆「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心情下，不免有「作意莫先鳴」（花鴨）、「君側有讒人」（百舌）感嘆，洪業的思考的確是別具手眼。

而在連續著〈花鴨〉和〈百舌〉的闡釋之後，洪業更進一步指出〈戲為六絕句〉可能隱藏的問題，洪業在此不討論此六篇作品裡的詩學主張，而把杜甫與嚴武帳下其他青年幕僚不合，而導致去職的原因，參入了對詩歌認識不同而引發爭論等因素。這是一個創新的想法，從〈戲為六絕句〉中，杜甫用「嗤點」、「後生」、「爾曹」等詞語，的確反映出了他對後輩批評者不知輕重的蔑視。杜甫是在甚麼情況下能與這些後輩詩人交流詩歌問題，理解他們的詩學好惡進而提出針砭呢？洪業的推論為這些缺乏背景的作品，提供了可能的想像。

洪業力圖將詩作與杜甫的人生結合，豐富了杜詩的經驗感受，但對於無法確證的問題

³⁴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中華書局，1988年），頁327。

³⁵ 洪業：《杜甫》，頁193。

³⁶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879。

也保持了寬容的看法，例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經他考據仍然無法確定，他特別說明：「眼下我只能暫時把詩篇放在 759 年，同時在此提醒讀者，這個問題遠遠還沒有得到解決。」

37

2. 考訂舊說得失

除了繫年的問題，洪業也對杜甫生涯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例如杜甫在肅宗乾元 2 年（759），棄官西走秦州的原因，一般認為是遭遇饑饉，此說主要見於《新唐書·杜甫傳》：「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飢，輒棄官去，客秦州。」³⁸歷來傳記也多秉持這個說法，仇兆鰲《杜詩詳注》在〈立秋後題〉一詩下抄錄了黃鶴的說法：「甫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飢，棄官客秦州，此詩蓋欲棄官時作。」³⁹文字和《新唐書》相當接近，今人如劉孟伉編《杜甫年譜》：「及秋，饑饉遍於關輔諸地，欲棄官他適。……『滿目悲生事，因人做遠遊』……起首二句言關輔大飢，生計艱難，不得不因人做遠遊。」⁴⁰但是洪業認為：

我們認為在他秋天時期的詩歌中，找不到任何明顯的饑荒證據。還要看到，自從地方官府合理和不合理地徵稅之後，州郡的官員和他們的家人再也不會像剛開始那樣遭受食物匱乏的威脅了。依我看，是不斷累積的對這種無用工作的反感，最終使的杜甫拋棄了他的官職。⁴¹

洪業在〈故山歸興盡〉一章論杜甫〈官定後戲贈〉、〈送高三十五書記〉說：「對他來說這個工作最令人厭惡之處就是處罰下級和普通百姓」⁴²，因此這裡他從詩人個性所產生的工作態度，來推翻「饑饉說」的長期假設。

另一個可堪重視的考據是杜甫是否扈從肅宗皇帝返駕歸京？

洪業在第七章〈萬國兵前草木風〉認為宋人及朱鶴齡等皆認為杜甫乃隨駕返京。杜甫

³⁷ 洪業：《杜甫》，頁 136。

³⁸ 宋·歐陽修、宋祁：《文藝上》，《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列傳第 126，頁 5737。

³⁹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 544。

⁴⁰ 劉孟伉：《杜甫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81 年），頁 105-107。這個意見顯然是從仇兆鰲：「首聯，赴秦之由」而來，見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 572。

⁴¹ 洪業：《杜甫》，頁 133。洪業並注從王洙、聞一多、艾思柯等人都採此說，他的辭職是為了「將他的孩子從飢餓中解救出來」，但洪業認為杜甫詩中沒有證據，而根據〈夏夜嘆〉、〈立秋後題〉、〈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暗示「工作事務的挫敗導致杜甫離開華州司功參軍這個職位。」而此說在陳貽燦《杜甫評傳》中也得到支持：「（〈立秋後題〉）是老杜的〈歸去來兮辭〉……是對時政痛心疾首的鄙棄，所傳因『關輔飢』而棄官，只不過是托詞而已。」陳貽燦：《杜甫評傳》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440。

⁴² 洪業：《杜甫》，頁 87。

並未隨肅宗返長安的說法起自仇兆鰲，仇兆鰲認為杜甫「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一詩，是指肅宗在 10 月返長安後，在 10 月 28 日，御丹鳳樓下制，而當時杜甫尚在鄜州，不可能隨肅宗返京。仇兆鰲此說被後來的學者同意並遵行，比洪業更晚的陳貽焮先生也認同這個說法：「十一月，老杜攜家從鄜州重返長安，作〈重經昭陵〉詩。」⁴³但洪業力排眾議，他認為在丹鳳樓下制前尚有一詔，杜甫可以有兩周的時間自鄜州返回鳳翔，再隨肅宗回京。同時他更舉出仇兆鰲在注釋杜詩：〈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一詩：「他（仇兆鰲）認識到杜甫的確伴隨肅宗車駕回京」。⁴⁴

又如在〈成都府〉這一首詩，洪業發現在 1934 年河北第一博物館出版的《河北第一博物館畫報》中刊出了一張巴郡南山的拓片，內容有一首詩：〈嚴刺史武作重九日南山〉，並存杜甫的落款和乾元 2 年（759）的日期，因而認為杜甫由同谷出發至成都以前，曾拜訪嚴武，「並手書了準備刊刻於崖岩之上的嚴武詩」，後經他考據，在《巴州志》找到了相同的記載，但題目是「萬刺史詩：重九日南山」，也沒有杜甫落款和日期，因此博物館拓片，很可能是好事者所贗造。同時洪業也認為杜甫這段旅程，途經興州、利州、劍州、綿州、漢州；「〈成都府〉寫於旅途終點，其中提到新月，我們詩人和他家人們路上一定走的很快。」⁴⁵洪業推算他們在一周內走完 500 英里，這就排除了他在途中拜訪朋友的可能，等於間接也否定了杜甫停留拜訪嚴武的可能性。

又如〈發閬中〉，洪業據其中「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來推測杜集中另一首著名的作品〈九日〉（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可能是偽詩，原因在於如果〈九日〉一詩為真，則杜甫必須是寶應元年（762）、廣德元年（763）的重陽日都在梓州（涪江流至合川縣予嘉陵江合流，梓州在涪江邊），但杜甫故交，房琯於廣德元年 8 月 4 日去世於閬州僧舍，杜甫在 9 月 22 日弔唁於閬州，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依仇兆鰲等人說，杜甫在初秋即已離開梓州，在初冬得家書後始返梓州（梓州、閬州約相隔

⁴³ 陳貽焮：《杜甫評傳》，頁 360。

⁴⁴ 洪業應是指該詩中「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等句，仇兆鰲注曰：「奉引，公為扈從」，見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 647。如此，則杜甫隨肅宗返京應屬實情，仇說及後來諸家可能需要修正。但吾人認為仇說還是值得參考，因〈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中「奉引」一詞，很可能是指 12 月玄宗還朝的典禮，《舊唐書·玄宗本紀》：「九月，郭子儀收復兩京。十月，肅宗遣中使啖廷瑤入蜀奉迎。丁卯，上皇發蜀郡。十一月丙申，次鳳翔郡。肅宗遣精騎三千至扶風迎衛。十二月丙午，肅宗具法駕至咸陽望賢驛迎奉。上皇御宮之南樓，肅宗拜慶樓下，嗚咽流涕不自勝，為上皇徒步控轡，上皇撫背止之，即騎馬前導。」（五代·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頁 234-235。）依此記載，「法駕」是肅宗迎接玄宗的車駕，則「奉引」是指玄宗還朝，肅宗「騎馬前導」之事，則杜甫可能是參與了 12 月的慶典，他否隨在 10 月隨肅宗返朝尤可懷疑，因杜詩中沒有相關的直接說法。

⁴⁵ 洪業：《杜甫》，頁 145-146。

二百多華里），因此重九日不可能於梓州登高，故〈九日〉可能是一首偽作。⁴⁶考〈九日〉此詩諸家多繫於梓州，如陳貽燦《杜甫評傳》：「今日重在涪江之濱高況處登覽，不禁感慨萬千。」⁴⁷比較特別的是劉孟伉《杜甫年譜》，他認為是：「正是在往閬州道中，所以既言重在涪江濱，又沿路難常傍人，而且憶及自京赴奉先時，道經驪山，……至此已十年矣。」⁴⁸

上述例證，欲呈現洪業勾稽深細資訊推敲舊說之方法，他提出了大膽的質疑和修正，雖結果可能尚有討論的空間，但他直切憑實據向舊有說法進攻的態度，的確提供了另一種讀杜的視野。

3. 重新闡釋詩意

詩歌創作年份的重新考慮或杜甫人生抉擇的猜想與推論，固然是歷來杜詩學的重要工作，但透過詩作對於杜甫內心世界的推測，建立一個偉大藝術家的心靈圖像，也是杜詩學裡重要的工作項目，杜甫的忠義、仁慈、耿直或幽默，都在歷來這些杜詩學家的筆下栩栩如生，洪業於此也有不少貢獻。

在洪業的思考中，《杜詩引得》主要是給有一定中文程度的學者閱讀，他假定讀者自己能讀杜甫詩，也能透過杜甫詩理解杜甫其人，因此他只須提供較好的版本和便於查索的工具書即可。但《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則是給西方一般讀者閱讀之用，他必須兼具敘述、翻譯、解釋和引伸說明，洪業並不像林語堂以半小說體寫《蘇東坡傳》，以部分誇張的筆法來營造特別的閱讀趣味；洪業仍企圖寫出真實而傳神的「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例如在討論〈詠懷古蹟〉（群山萬壑赴荊門）一首時，他說：

明妃的故事（我們前面提到過）是繪畫、戲劇和音樂的普遍題材。為什麼杜甫要為此寫一首詩？他是否想到明妃拒絕向卑鄙的行徑屈服的舉動，是否想到明妃最終背井離鄉，和許多忠貞的官員的經歷在本質上很相似（這其中也包括杜甫自己），他們因為毫不妥協的正直而被朝廷貶謫放逐。⁴⁹

明妃在中國歷史及文學上的典型，熟悉中國文化的讀者應該都能理解其義，但對於外國讀者，可能就必須有類似的說明。正如前文所說，20 世紀初意象派對中國詩歌的想像，多是從字面上提供的「意象」作聯想基礎，幾乎放棄闡述「典故」的作用，洪業不僅說明該

⁴⁶ 洪業：《杜甫》，頁 181。

⁴⁷ 陳貽燦：《杜甫評傳》，頁 752。

⁴⁸ 劉孟伉：《杜甫年譜》，頁 154。

⁴⁹ 洪業：《杜甫》，頁 208。

詩可能蘊含的深意，同時也為西方讀者揭示了如何進入中國舊詩世界的觀念與方法。

此外他也必須矯正西方學者對杜甫的描寫，例如他提到傳教士錢德明法文版的《杜甫傳》，「他將杜甫寫成一個很有趣而甚無用，忠君愛國而遁世逃名的詩人。」⁵⁰而編纂了《漢英大字典》、《中國名人大辭典》、《中國文學史》的英國人翟里斯，竟也抄襲了錢德明不甚高明的意見，因此洪業企圖透過闡釋杜詩來重建一個真正的杜甫。

例如〈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鷲飛避暖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一篇，洪業先說背景：「唐帝國現在到處都是將軍、都督和節度使，每一個野心勃勃的將領都在身邊聚集起一些文學之士，擁有自己的一個小朝廷。」洪業接著說明創作遠因：

請求杜甫為兩只鷹寫詩的王兵馬使來自很有魅力的荊南節度使衛伯玉駐節的江陵府，衛伯玉已經在自己周圍蒐羅了一些頗有文學聲譽的名士，其中包括杜甫的老朋友薛據和孟雲卿。

洪業進一步寫出了杜甫詩作的可能意義：

杜甫會有興趣進入這位富足而權重的節度使的幕府嗎？進入幕府將輕易結束我們詩人在貧困中的掙扎，如果衛伯玉的屬下王兵馬史有過這樣的些許暗示，那麼這兩首則很好地做出了毫不含糊的回答。……杜甫只願意為天上的朝廷效力，不會為地方的軍閥用命。⁵¹

有關此詩的詮釋，舊說也能發掘杜甫詩中的寄託情懷，如顧宸：「千古高人奇士，性情出處，從二十八字拈出，可想老杜胸中全史。」⁵²浦起龍則曰：「……北歸本志亦復吐露。二詩大致可以兩字蔽之，曰：『不羈』，公老矣，尚作爾許語，可謂倔強猶昔。」⁵³此二說皆從杜甫性格著眼，亦相當傳神，但洪業考量了時代背景、衛伯玉和杜甫的情況等，對杜甫的志節和寄託有更全面的點染。

又如〈憶昔〉二首，洪業推求杜甫不就「京兆功曹」的心跡，又引出實際數字說明杜

⁵⁰ 洪業：《杜甫》，頁 349。

⁵¹ 洪業：《杜甫》，頁 208。

⁵²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 1589。二十八字是指第一首：「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韉。」及第二首：「虞羅自各虛施巧，春雁同歸必見猜。」

⁵³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頁 496。北歸或因「虞羅自各虛施巧，春雁同歸必見猜」一聯而發。

甫「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的感慨，將杜甫自許和唐朝的變亂呈現得相當清晰：

既然他從未喜歡前面那個職位（華州司功參軍），那他自然也不想接受這個新的任命。……杜甫對這次任命並非毫不領情。但他總認為自己的能力只在於對政策和原則問題提供諫議，對日常辦公事務並不感興趣。……杜甫把自己年輕時候經歷的和平繁榮境況和現在國家人民的可悲情形加以比較。叛亂和戰爭的確毀掉了這個國家。

54

洪業忠實地回歸歷史考據與杜詩原文，破除了一些西方詩人脫離歷史與現實，純賴想像的解讀；或是對杜甫採取以訛傳訛、自行敷衍的敘述。洪業這些意見，細思乃具有時代性之對話意義，正如洪業自言，他的工作是「打鬼」、「迎神」⁵⁵，也就是破除明顯的謬說，而透過實據考證來重述一個新的杜甫。

（三）散體傳記與杜詩翻譯

翻譯是文化交流重要的一環，但代表中國詩歌頂峰成就的杜甫詩卻未特別受到重視。18世紀開始，李白在歐洲的聲名就高於杜甫，⁵⁶尤其自龐德《神州集》問世以來，李白受到西方詩人更多賞識，洪業宣稱杜甫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應該也有為杜甫正名，重新確立中華經典的意涵。

對杜甫缺乏具體認識的情況下，西方詩壇出現了奇特的文化現象，洪業說：「洋鬼捏造事端，嵌入杜甫生平，已很可詫異。還有代替杜甫撰寫洋詩的，真是我前生夢想所不到的。」⁵⁷洪業舉出了1867年出版的法譯詩集《白玉詩書》，書中杜詩14首，其中12首是譯者假杜甫之名撰寫的，此書有德、意、葡、英等語言譯本，而模仿這種方式的出版品還有不少。這類偽作的橫行，主要原因即在於缺乏專業的翻譯所致。

早期的杜詩翻譯以（德）厄溫·馮·薩克（Erwin von Zach）為主，該譯作出版於1935

⁵⁴ 洪業：《杜甫》，頁185。玄宗天寶元年（742）人口普查數字是8525763戶，48909800人；到了天寶13載（754），成長到9619254戶，52880488人；但到了代宗廣德2年（764），只剩2933125戶，16920386人。

⁵⁵ 洪業自敘：「（《杜甫》）上冊是文本，下冊是子注，……上冊說杜甫是這樣的；下冊說杜甫不是那樣。上冊迎神，下冊打鬼。」見洪業：〈我怎樣寫杜甫〉，《杜甫》，頁348。

⁵⁶ 詳可參陳懷志、王拉沙、羅倫全、趙彤、胡竹等著：〈艾茲拉·龐德、艾米·洛威爾與李白的詩歌情緣〉，《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3期（2012年9月），頁32-34。

⁵⁷ 洪業：《杜甫》，頁349。

年，並在 1952 年由哈佛燕京學社轉載，2016 年哈佛大學出版了宇文所安的杜詩全譯本：*The poetry of Du Fu*，宇文所安在書序中評價馮·薩克的譯本有兩個問題，一是譯文較為平淡，二是他採用張潛本，有些解釋未必可靠。⁵⁸這兩個問題，洪業早已指出：「馮·薩克博士擁有漢學大師的優勢和翻譯家的老到。撇開杜詩文本原有的難點和張潛解釋的錯誤，馮·薩克給出了一個儘管平淡然而準確的藝文文本」，⁵⁹而他的解讀「與仇兆鰲的闡釋密切相關」。

洪業的翻譯雖非全集，但也有一定的價值，宇文所安說：

雖然並沒有更早的杜詩全英譯本，但是也有一些選譯本，在這類書中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洪的《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大衛·豪克斯的《杜詩小識》；大衛·麥卡倫《杜甫喟南錄》。洪業的成果是將杜甫詩轉譯成一部豐富的散體傳記。⁶⁰

宇文所安語雖精簡，但也點出了洪業的特色。洪業和其他譯家所不同的是，他並不只是單純翻譯詩作本身，而是將杜甫詩作融入其一生經歷中，勾稽詩歌深層的隱喻，發揚杜陵精神，將杜甫偉大的人品與文化性格淬鍊於讀者之前，因此洪業「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不是單指詩歌文藝層面的傑出，而是包含了其人格意志的磅礴。因此「將杜甫詩轉譯成一部豐富的散體傳記」不僅是文藝上的手段，同時也是展現詩史精神的方法。故洪業給予讀者的不僅是追求單一作品的語言轉換而已，他要翻譯的是杜甫整體的存在價值。

洪業的翻譯，無論相較於龐德的《神州集》，或是愛詩客與洛威爾合作的《松花箋》

⁵⁸ Any translation of Du Fu into a European language will result in padding the translation. Von Zach's prose pads a great deal. His text was Zhang Jin's 張潛 (1621–1678) *Dushu tang Du gongbu shiji zhujie*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注解 (first printed 1698), based on a Southern Song commercial edition. This was a popular edition in the Qing, and Zhang Jin is very interesting for his critical comments; but he was silent on many of the basic philological and lexical problems, leaving von Zach considerable interpretative latitude. Stephen Owen, trans. And ed., *The Poetry of Du Fu* (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Inc., 2016), vol.1, p. 82. 任何歐洲語言的杜甫詩翻譯都將導致翻譯上的冗詞贅句，馮薩克的作品贅字尤多。他所參考的文本是張潛的《讀書堂杜工部詩集注解》，這是一個南宋的坊本，流行在清朝，而張潛感興趣的是批註，而非基本的語言或詞彙問題，這也留給馮薩克大量的解釋空間。

⁵⁹ 洪業：《杜甫·引論》，頁 9-11。

⁶⁰ Although there is no earlier complete translation in English, there are many partial translations. Some noteworthy books in this category are William Hung's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David Hawkes's *A Little Primer of Tu Fu*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and David McCraw's *Du Fu's Laments from the Sout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William Hung's work is a biography with extensive prose translations from Du Fu's poems. 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Du Fu*, vol.1, p.82-83, 中文書名為本文作者暫譯。

⁶¹，都顯得淳實，表現他獨到的眼光與文學品味。在此考量典故和句法的特色，茲舉〈秋興〉八首其二為例，同時並舉出 A. C. Graham (1919-1991) 在 1965 年出版的 *Poem of the late T'ang* 中所翻譯的杜甫詩，及 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Du Fu* 的譯本作為對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Autumn Thoughts (洪業)

After the setting sun has left the solitary City of K'uei-chou, I turn toward the Dipper and gaz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Capital. True to the old song, my tears drop as the gibbons cry; Contrary to the legend, the midautumn Heavenly River is not navigable for a returning voyager.

Incense-burners in the painted hall of the Executive Division can hardly be seen from the sick bed; Only the weird sound of bugles can be heard behind the white-washed of the city towers. Behold! The moon that lit the ivy-clad, rocky cliff Is now shining on the reed poppi on the beach.⁶²

Autumn Meditations (A. C. Graham)

On the solitary walls of K'uei-chou the sunset rays slant,
Each night guided by the Dipper I gaze towards the capital.
It is true then that tears start when we hear the gibbon cry thrice:
Useless my mission adrift on the raft which came by this eighth month.
Fumes of the censers by the pictures in the ministry elude my sickbed pillow,
The whitewashed parapets of turrets against the hills dull the mournful bugles.
Look! On the wall, the moon in the ivy
Already, by the shores of the isle, lights the blossoms on the reeds.⁶³

⁶¹ 佛洛倫斯·艾思柯 (Florence Ayscough, 洪業多尊稱其「女史」) 出生於上海，十分欽慕杜甫，她上海的居所即名為「草堂」。她早先與女詩人洛威爾在 1921 年合作了《松花箋》(*Fir-Flower Tablets*)，後來又於 1929 年出版了她翻譯的四百七十多首的譯詩。正如前文所述，《松花箋》的翻譯不求忠實本意，但求能讓詩歌發揮更多具體的想像，洪業表示：「洛威爾的確在《松花箋》中創作出了許多琅琅上口的好詩，自然，它們未必符合其原意。」洪業：《杜甫》，頁 14。

⁶² 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with Notes)*, p. 234.

⁶³ A. C. Graham, trans., *Poem of the Late T'ang* (London,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5), p. 52.

Autumn Meditations (Stephen Owen)

On Kuizhou's lonely walls setting sunlight slants,
 then always I trust the North Dipper to lead my gaze to the capital .
 Listening to gibbons I really shed tears at their third cry,
 Accepting my mission I pointlessly follow the eighth month raft.
 The censer in the ministry with porraits eludes the pillow where I lie,
 hill tower's white-plastered battlements hide the sad reed pipes.
 Just look there at the moon , in wisteria on the rock,
 It has already cast its light by sandbars on flowers of the reeds. ⁶⁴

從三篇翻譯來看，「城」較接近洪譯的 city；而非另兩位學者所意識到的「城牆」(walls)，「城孤」乃謂夔州孤懸一隅之慨。洪業復將落日視為太陽本身「西斜」；但「落日斜」，在另外兩譯中被想像成是「光線」(sunset rays、sunlight)之斜(照)，這是對中文理解的差異，如果要寫光線的照射，可能應是「日光斜照集靈臺」(張祜詩)、「隙光斜照舊燕窠」(李商隱)這樣的句子。此詩最困難的應屬頷聯的兩個典故，「三聲淚」是杜甫妙用典故所新鑄的詞藻，兩位西方學者用 thrice(三次)、third(第三)來極力表現，但洪業不譯出「三」，而以 old song，點出《水經注》裡：「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的語典，反而更能貼近杜詩原意。「八月槎」非常複雜，宇文所安完全直譯：「奉使」：Accepting my mission；「虛」：pointlessly；「隨八月槎」：follow the eighth month raft。Graham 則是「徒勞的我的任務，漂流於這個八月來到的木筏上」，都難以傳達詩意，惟洪業巧譯杜甫反用典故的寫作，他先說：「與傳說相反」，「中秋時節的天河對於欲返航的旅者是絕望的」，點出了杜甫入蜀參與幕府並封官職，卻不似傳說航行天河的八月槎能夠返航，表達了他無法回京的遺憾。⁶⁵

⁶⁴ 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Du Fu*, volume 4, p. 353.

⁶⁵ 對於中國舊詩中典故的理解與翻譯，一直是翻譯上很困難的部分，宇文所安就說：It is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that Du Fu had a much more varied manuscript tradition available to him than survives, and the sources he knew may differ from those cite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unlikely that he ever had access to many of the texts that we now have. We can feel some confidence that basic texts like the Classics, the standard histories, and the Wen xuan (文選) were familiar to him. In some cases, however, we see him giving versions of stories and conflating stories in ways that suggest he knew different versions. Often we see the commentary giving the earliest source of an allusion, but find, on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at Du Fu was clearly referring to a later use of that allusion.

我們必須謹記，杜甫當時參考的抄本比現今僅存的更為豐富，而他參考的資料來源，可能與他在引用中的涵義有所不同。同時，他也不大可能接觸到我們現在擁有的某些文本。我們可以確信一些基

頸聯洪業譯作：從病榻上無法得見中央畫堂的香爐，僅能聽見隱藏在刷白的城塔後悲哀的軍號。宇文所安和 Graham 的翻譯頗為雷同但也頗為費解，the ministry with porraits 或 pictures in the ministry，都是指有畫像的機構，似乎過於直譯而失落杜詩原意，不過宇文所安用注釋的方式說明了從漢朝開始，尚書省有畫像的傳統，這個說法應該來自於仇兆鰲；他們都用 eludes 來對應「違」之意；下一句宇文則說城樓上刷白的城垛隱藏了悲哀的蘆管之聲，這裡的問題是「隱悲筳」，並不是宇文所安所意會的，城垛去「隱藏」（hide）悲筳之聲，而是如洪業所譯，詩人能「（隱約）聽見」城樓後的悲筳之聲。同時把「筳」視為軍中樂器，可能會比「蘆管」更好一些。⁶⁶

尾聯洪業的譯筆很傳神，他用驚嘆句：「看哪（Behold）！」開頭，似比 Look 更加傳神，曾照亮覆蓋著藤羅石壁的月光，如今正照在蘆荻洲上。三人在感知上最不同的是「石上藤蘿月」，洪譯為山崖，Graham 譯作石牆，宇文所安直譯為岩石。舊注未言「石」為何者，此三說細思亦自有可能。

詩歌翻譯的基本原則，必須兼顧詞彙、句法、篇章、文體等層面的對等，也就是對所譯文本有超越於文學之文化認知。從前文看來，洪業對漢語本身詞彙的體認、典故的理解和詩人之意的揣摩等，皆有過人之長。為洪業作傳的陳毓賢即言：

洪業英譯時把杜甫省略的代詞和連接詞都補上了，又解釋了詩裡的典故或沒有言明的內涵，這樣一來，固然犧牲了原詩的韻味，卻把意思說明白了。……許多中國古名稱，譯成現代英文反而更清楚，譬如黃粱是小米，吐蕃部落是藏人，交河是今天地圖上的吐魯番，司功參軍是管一州教育的。各種植物和官職，我看了英譯才恍然大悟。⁶⁷

此言代表了英語讀者的閱讀感受，尤其洪譯 1952 年即出版，後世學者在此基礎上猶未必能超越他，可見洪業在翻譯上的成功。

本文獻，如經典、正史或《文選》，他都很熟悉。然而在某些案例中，我們發現他支使典故的用法，或是將典故合併使用，均表現出杜甫也許掌握了和我們不同的文獻。我們通常會看到杜詩的注釋，乃注出該典故最早的語源出處（譯按，以仇兆鰲《杜詩詳注》可為此類代表），但經我們進一步考索，將會發現杜甫使用的是這個典故後來的用法。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Du Fu*, volume 1, p. 81.

⁶⁶ 中國大陸的翻譯家許淵沖，對頸聯的翻譯是：“Hearing the monkeys wail, can my tears not fall down? How could I cross the Milky Way to find my own?”更見詩意上的領會別緻。見許淵沖：《許淵沖英譯杜甫詩選》（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14 年），頁 187。

⁶⁷ 陳毓賢：〈洪業怎樣寫杜甫〉，此為網路資料，<https://www.douban.com/note/523665464/>，2015.11（最後瀏覽日期：2019.01.21）。

三、爭議與貢獻

洪業的可貴成就如上所述，但杜甫傳記本身的渺茫與太多生平資料的匱缺與斷裂，洪業論杜難免和前人一樣，也有些武斷或過度引伸之處，例如杜甫在四川，有〈王十五弟出郭相訪兼遣營草堂資〉，洪業認為：「我們不太清楚這位表弟和杜甫的親屬關係如何勾勒，但既然杜甫父親的一個同父異母妹妹嫁給了王氏家族，儘管沒有其他證據，我們也可猜測，這位年輕人就是他的兒子。」⁶⁸此論未見前人，斷言稍嫌冒險，但他這樣說杜詩：「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遙」，似乎帶著更多溫情與意趣，不僅不會減損洪業先生杜詩學方面的成果及學術意義，而更能引起我們對於詩史互證、詩歌編年及作品解讀與翻譯等問題產生反思與對話。

又如對舊注真偽的存疑，洪業認為錢謙益所據「吳若本」大有可疑，宇文所安英譯杜詩雖採取的是郭知達本杜甫詩集，他在序文中也參考並否定了洪業的說法：

這裡要提一下 1133 年的吳若本，這是錢謙益聲稱他所擁有，同時也是錢謙益對杜甫進行箋注的主要版本。不幸的是，吳若本已經隨著錢謙益的藏書閣被燒毀而消失。根據〈杜詩引得序〉，洪業極力主張這個版本是偽造的。更多現代學者依據更充分的證據，相信吳若本與錢謙益的說法。⁶⁹

是知洪業所提質疑雖遭後人否定，但其於不疑處有疑的治學方法，也為近代杜詩學提供了更深入的辯證基礎。

⁶⁸ 洪業：《杜甫》，頁 151-152。

⁶⁹ Here we must mention the Wu Ruo edition of 1133. This was the edition that Qian Qianyi claimed to have owned (in some version) and used as the basis of his commentary on Du Fu. It unfortunately was burned up with the rest of Qian Qianyi's library. In the preface to his *Dushi yinde* 杜詩引得, William Hung argued strenuously that this edition was a fraud. Most modern scholars, on better evidence, credit both Wu Ruo and Qian Qianyi's edition. 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Du Fu*, vol.1, p. 72. 有關吳若本的真實性，洪業於〈我怎樣寫杜甫〉一文已經澄清：「1957 年 12 月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六冊……，乃即錢謙益所謂所謂紹興三年（1133）建康府學所刻吳若校本……」；〈再說杜甫〉一文亦云：「我錯誤猜疑了錢謙益偽造其吳若校本。實則錢氏於吳本輒有增削挪移而不說明，遂使我疑吳本不致如此而已。」分見洪業：《杜甫》，頁 361、366。洪業承認「吳若校本」確實存在，只是錢謙益的改動令人生疑。另，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頁 40 以為「毋庸置疑」；張忠綱：《杜集敘錄》（濟南：齊魯書社，2008 年），頁 51-52，論之較詳，他認為「吳若本」是「實為數種杜集（包括王洙、王琪本）校校而成，其自稱『吳若本』者，只是其中一種耳，似宜稱為：『南宋建康府學刻本』」。

綜觀全書，洪業自言：「我提出一些關於杜甫生平和時代的新假說，某些漢學家也許會對此感興趣，我歡迎他們的批評。」⁷⁰洪業的「假說」不免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以下以「生平推測」與「作品分析」兩類，略舉數例為證。

（一）洪業推測杜甫生平的疑義

1. 杜占為杜甫堂弟說⁷¹

歷來說法杜甫有四弟：穎、觀、占、豐，向無疑義。

洪業討論〈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認為題中的「舍弟」並非指他同父異母的兄弟，而是堂弟。他首先提出〈乾元中寓同谷縣作歌七首〉，「說他有三個弟弟都不在身邊」，進而提出若杜占為其弟，無法解釋自秦州時期以來：「有弟皆分散」、「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我已無家尋弟妹」、「海內風塵諸弟隔」等詩，他說：「如果杜甫有一個弟弟就在江村的草堂和他一起，那麼寫這些詩句不覺得奇怪嗎？……對我來說，最好的解決困難的辦法就是將杜占視為杜甫的堂弟（杜甫通常將堂弟也寫作弟弟），杜甫某個叔叔的兒子。」

此說一來無法推翻題中「舍弟」的命題，因為杜甫於其他詩中提到舍弟，都是親弟，如〈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兩篇〉、〈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堂弟則稱為從弟。如〈送從弟亞赴安西〉，舊注有載：「杜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時政，授校書郎。時杜鴻漸節度河西，辟為從事。」同時據他所引諸詩，並不能說明是每一位兄弟都不在身邊，〈同谷七歌〉中稱「三人」，可能更是證明杜占與他一同行旅的實況。

2. 熊兒為宗武說⁷²

杜甫有二子：宗文、宗武，從王洙開始，就認為杜甫暱稱宗文為熊兒，宗武為驥子。

但洪業認為，〈得家書〉一詩：「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他據胡夏客的註解，認為「驥是宗文，熊是宗武」，洪業此說非常有其個人色彩：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在讀〈憶幼子〉和〈遣興〉（驥子好男兒）的時候，我也為這種想法困惑，杜甫更關心他的幼子，而不是長子。作為家中的長子，我自然會有一

⁷⁰ 洪業：《杜甫》，頁 17。

⁷¹ 洪業：《杜甫》，頁 182。

⁷² 洪業：《杜甫》，頁 108-109。本論題另可參李有林：〈驥子不是宗文，熊兒不是宗武——《杜甫二子考》摘誤〉，《杜甫研究學刊》2017 年第 2 期（2017 年 6 月），頁 91-96。

種敏銳的遺憾，看到自己最愛的詩人也有一般父母所具有的偏心。⁷³

他在〈我怎樣寫杜甫〉一文中特別重申了這個想法，並云：

關於這一點，我於幾十年中，每想到，頗覺不快。先父對諸兒一視同仁，向無偏愛的表示。……胡夏客曰：「驥當是宗文，熊當是宗武」，記得我跳起大叫：「這說法正對，可破千古之惑」，……安祿山叛了……（杜甫）不及等候他的太太楊夫人分娩，……在鳳翔才得家信：「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熊兒當然是上年高秋楊夫人所生的宗武，而比他大約三歲的哥哥宗文，乃最疼愛這娃娃弟弟。……可見杜甫不曾偏愛次子，不愛長子。⁷⁴

此說推翻千古定論，但似乎也言之成理。

宗文、宗武為何要稱為「熊兒」、「驥子」？歷來沒有考述。不過如依舊說，宗武大約生於天寶 13 載（754），⁷⁵這一年是甲午年，生肖屬馬，我個人認為這是小名為「驥子」的重要原因，而大約長他三歲左右的哥哥宗文，應生於天寶 9 載（750）庚寅，生肖為虎，宗文應稱為「虎兒」，但唐人因避李虎（李淵祖父）之諱，有關名號，多不直稱「虎」字，杜詩：「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白獸闥」即為未央宮「白虎門」。唐人在避諱時，以獸代虎為常見，但也以「熊」代「虎」，如《史記·周本紀》：「如虎如羆」，唐時即改為「如熊如羆」，故吾人推論「虎兒」當轉代為「熊兒」，因此熊兒是兄長宗文，驥子是弟弟宗武，從年份來說，應該還是延續舊說較妥。

3. 進諫郭子儀說⁷⁶

杜甫在乾元元年（758）冬自華州赴東京，於乾元 2 年（759）春至陸渾莊一帶，但杜甫為何往東京？他有詩〈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此詩如仇兆鰲《杜詩詳注》在題目前尚有「冬末以事之東都」七字，但究竟是甚麼事？歷來沒有明確記載。洪業採取了艾思柯的猜想，認為杜甫是去向郭子儀將軍進諫。這個意見洪業認為雖然大膽，但：「至少和現存文獻並無抵觸，有些資料甚至還可以說能夠支持它。」又說：「為什麼華州的郭刺史就不可能是那位偉大將軍的一個親戚呢？如果是，他就很可能派遣司功參軍（杜甫）到洛陽去，表面上以某種官方的名義，實際上是提供一些戰略部署上的、他

⁷³ 洪業：《杜甫》，頁 109。

⁷⁴ 洪業：《杜甫》，頁 359。

⁷⁵ 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頁 38-39。

⁷⁶ 洪業：《杜甫》，頁 130。

們所共同認為迫在眉睫的建議。」⁷⁷

我們今日的理解，從杜甫〈遣興〉三首，大約作於乾元元年，罷諫官後作，中有「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其一）等語，又有「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其二）如此可以推想杜甫罷官後對東都親人的思念之情，以及對洛陽一帶家園陷入烽火的憂心，東行的原因應該在此。

況且在東行途中，杜甫並非有任務在身匆匆趕路，他到了湖城，還與孟雲卿一起在劉顥宅飲宴歡聚，寫了前述的醉歌，又在姜七少府那裏吃了魚鱸：「新歡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⁷⁸，這樣的描述，也不是洪業所猜想杜甫要去提供「迫在眉睫的建議」的心情；何況杜甫在洛陽一帶也沒有預聞軍務的任何感想紀錄。

（二）洪業分析杜詩的疑義

洪業對杜甫詩的解釋，也有一些說法可能與當今的認識不同，以下略舉數例已見其思考。

1.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洪業認為：「大雁則指高適、薛據、岑參、儲光羲——每個人都在擔心自己的生計。」⁷⁹這顯然是一個新解，舊說都以「嘆謀生之不若陽雁」為歸結；杜甫在詩中貶抑友人顯然不合常理；高適等與杜甫同登寺塔的詩友，應該是詩中的「君」，而「隨陽雁」指朝忠貪戀祿位而無實際作為的小人較為妥切。
2. 〈少年行〉（誰家馬上）：此詩黃鶴繫於「寶應元年（762）」成都作，乃樂府舊題；洪業將此詩繫年同樣在寶應元年，但認為作詩的地點不是成都，而是送行嚴武返京的途中：

某個官員的兒子，誤以為我們的詩人是奴僕，從馬上下來，大刺刺地坐下，吩咐我們的詩人從桌上的銀瓶給他倒酒喝。一般來說，這首詩所述之事被認為發生在成都

⁷⁷ 洪業：《杜甫》，頁130。

⁷⁸ 以上引詩，分見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493、494、502。

⁷⁹ 洪業：《杜甫》，頁74。原文：The yellow cranes were Kao Shih.....each worried about his livelihood.

草堂，但是我們知道草堂並沒有走廊，杜甫也不太可能擁有銀製的酒瓶。⁸⁰

這裡顯然洪業先生是將樂府傳統與寫實性的作品混為一談，仇兆鰲解釋：「此摹少年意氣，色色逼真」⁸¹，〈少年行〉本為樂府舊題，屬「雜曲歌詞」，《樂府詩集》卷 66 錄有鮑照等〈結客少年場行〉、王融〈少年子〉、李賀〈少年樂〉、李白、王維等〈少年行〉，及以下的〈長安少年行〉、〈渭城少年行〉等。此類作品上溯曹植〈結客篇〉，一脈相承，《樂府解題》釋〈結客少年場行〉：「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⁸²引次作品大多描述形象和功業，許多乃就其歷史形象描繪虛寫，未必真有其事。同時舊注但言在「成都」，並非一定在「草堂」。

但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另有〈少年行〉（莫笑田家、巢燕引雛）二首，黃鶴繫於「上元二年（761）夏在成都作」，這兩篇作品中瓦盆、巢燕、江花、堂前東逝波等，確實為成都草堂一帶意象，仇兆鰲引盧注：「及其醉時，則彼此共臥於竹根，又何貴賤之別乎？」⁸³因此不妨考究「誰家馬上白面郎」一篇，和此二篇的關係為何？「莫笑」一首有「傾銀注瓦（一作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巢燕」一首有：「黃衫年少來宜數，不見堂前東逝波」，因此即使我們將杜甫〈少年行〉都視為實際的生活寫作，杜甫銀瓶傾酒並非孤例，而有少年共飲，不分尊賤，也是詩中的一貫精神，因此若以此三篇作品相通的意象觀之，同樣作於成都酒肆應是較為合理的推測。

3.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綉緞〉：這篇作品，洪業說：「注家們一般都猜測……就是寫給嚴武的警戒……我們的詩人特別仔細地強調了驕傲和奢侈帶來的危害。這可能恰恰就是嚴武的兩個缺點。」⁸⁴洪業說的注家，應該是指清代注家錢謙益、楊倫等，楊倫：「公在武幕下，作此諷諫，……朋友善責之道也。不然，辭一織成之遺，而侈談殺身自盡之禍，無疾而呻，豈詩人之意乎？」⁸⁵然宋人如趙次公，僅說：「今當用兵之時，其當路得勢之人，乘此干戈擾攘操握權柄，自然乘肥馬、衣輕裘，非我所預也。」⁸⁶因此此作是杜

⁸⁰ 洪業：《杜甫》，頁 171。But we are not aware of the thatched hut's having a veranda. It is also unlikely that Tu Fu possessed a silver wine flask. 這裡必須說明，翻譯中「草堂並沒有走廊」是誤譯，veranda 固然可以譯為走廊，但其實是詩中「階」（《文苑英華》作「軒」），階亦非台階，而是唐代建築中類似現代陽台的一個平台，近於英文中的 terrace。

⁸¹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 884。

⁸²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948-962。

⁸³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頁 848。

⁸⁴ 洪業：《杜甫》，頁 188。

⁸⁵ 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天工書局，1988 年），頁 535。

⁸⁶ 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頁 649。

甫自嘆，還是對嚴武有所誠勸？頗難定論。洪業特別舉出了嚴武暴橫的諸多傳說，雖然懷疑這些傳說是章彝家族所捏造謠言，但洪業也說：

不難理解，一個很早就獲得權力和成功的顯赫的年輕人，可能會很容易成為驕傲和奢侈這些誘惑的犧牲品。朋友的責任就是給他所需的建議。杜甫在〈太子張舍人遺織成綉緞〉這首詩中正是這樣作，儘管方式間接而不冒犯，但意圖十分清楚。⁸⁷

杜詩詮釋一直以來就存在過度政治性附會的問題，此詩未有一語涉及嚴武，是否能解釋成杜甫忠義個性下對朋友的勸諫，也是值得思考的。

綜觀前例，洪業對杜甫詩篇創作背景的鋪陳，雖然改變了既有編年與編次，同時都是沒有旁證下，藉詩意而推敲的臆測，但這表現出他企圖為杜甫的詩歌創造圓融解釋的心意，或許過於拘泥於詩句文字，或許苦無旁證可引，這些存疑的部分，洪業也有自覺地說明：「我們常常不得不在字裡行間去想像一個背景，去補充遺失的線索」、「如果沒有了歷史背景，某些詩篇對我們而言將毫無意義」⁸⁸。然而他在全書一開始就說：「重構詩人生平的任務……看似迷人，實則無望。」⁸⁹在「迷人」與「無望」之間，我們也不禁要追問，杜甫作品是不是一定要依附在編年的背景下才能獲得更好的解讀？或者洪業，是企圖透過這種方式來呈現杜甫作為「詩史」的表徵，和杜詩在中國文化上迥然不同於其他詩人的深切的意義？

洪業說：「至於他的詩篇，其最佳之處，不在措辭之壯美，鋪排之工整。而在於他至情之表露：溫柔敦厚，旭日春風，非詩聖而何？」⁹⁰而「至性」之流露，在解讀時必須放在時代與個人交錯的生命脈絡裡，了解關係、明白處境、理解困境，如此才能看見其最後的關懷與情思、抉擇和風骨。因此在詮釋其藝術心靈的理由上，依附編年是必要方式。

錢鍾書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中曾經提出的結論：「中國傳統文藝批評對詩和畫有不同的標準，……論詩時卻重視所謂『實』以及其相繫的風格。因此，舊詩的正宗、正統，以杜甫為代表。」⁹¹洪業將杜甫詩藝，依附於歷史與現實生活，對杜甫無法確定時代的作品，也盡量安置於可能的脈絡中，相對於他所不滿的西人杜詩翻譯，尤其是意象派詩人完全抽離杜甫詩的現實感，僅欣賞杜甫詩文字所產生的「意象」，進而任意曲解，洪業

⁸⁷ 洪業：《杜甫》，頁189。

⁸⁸ 洪業：《杜甫》，頁6、8。

⁸⁹ 洪業：《杜甫》，頁4。

⁹⁰ 洪業：〈我怎樣寫杜甫〉，《杜甫》，頁360。

⁹¹ 錢鍾書：《七綴集》，頁24。

昭彰中國古典詩的「讀法」，與時代對話的用意十分深刻。是故洪業依附於杜甫生涯的詩歌翻譯和解說，一方面深度介紹了詩人忠肝義膽、仁慈幽默的人格情操，讓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另一方面，洪業將杜詩繫於實事，呈現了中國古典詩本有因事而作、褒貶批判的詩史精神，讓總是以為中國詩空靈神秘西方讀者有了不同的體認，這也可視為洪業杜詩學另一層次的貢獻。

四、結語

由今日來看，電腦檢索簡便，《杜詩引得》可盡廢矣；杜集版本流傳，今有周采泉《杜集書錄》、張忠綱《杜集敘錄》等著，〈杜詩引得序〉相較之下亦顯得單薄而失色。而杜甫的介紹，早在 1974 年洪業寫〈再說杜甫〉時就提到了悉尼大學戴維斯教授之英文著作《杜甫》，在 1917 年於紐約出版，其云：「此書頗有勝於吾書之處，以其能文史並重，可補吾書偏重史實之闕失也。」⁹²中文的部分則如陳貽焮《杜甫評傳》，在博大細密處都有勝過洪業之勢；至於杜詩的翻譯，洪業亦認為戴維斯教授翻譯相同的作品時，「譯文往往較吾譯為勝」；同時「增譯的篇什尤可補我僅譯三百七十四首之不足。」何況今日竟有宇文所安的杜詩全譯本。這樣看來，洪業的杜詩學已為後者所覆，似可沉默於歷史中。

但如果重看洪業的著作，他的譯筆的精細優美，對杜甫領略的深切詳細，在今日看來猶有參考與品味之價值；而他將杜詩文獻化的觀念，版本學上精益求精的態度，以及對舊說的駁正等，都有莫大的啟迪之功。

洪業身處 20 世紀中葉的美國，或可感受到美國人對於中國古典詩的興趣和理解不足，中國詩之空靈悠遠或沉著細密，比興含蓄或敘議痛快，本有不同之蘊嚮；況且杜甫詩緣事鋪陳，慷慨激烈，以詩繫於家國之情，又詩法綿密，句式矯健而典故繁瑣，這些廣為中國詩家所崇奉的特質，後人尊為「詩聖」、「詩史」的文化意義，都不是 20 世紀初美國意象派詩人所能領略者。故洪業杜詩學，既重現了杜甫詩的莊嚴本相，復隱然有在異邦重釋典範，一掃偏頗的認識和空洞的想像，在恢弘中國古典詩歌氣韻之餘，建構「增西人于詩聖之新知，藉此而于吾國吾民具同情之了解」之意圖。

洪業透過杜甫詩的譯介，和美國漢學界展開對話，雖然在當時並沒有太多迴響，但洪業的努力並非虛擲。宇文所安論杜甫詩：「Du Fu was not much use for anything but writing

⁹² 洪業：《杜甫》，頁 371。

poetry—but since he was, arguably, China's greatest poet, that is enough.”⁹³他接受了杜甫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之說，並言其詩歌特色：

通讀杜甫詩作全集，我們可以看出唐朝詩歌大業的面貌。依據浪漫傳統而對「詩歌」懷抱崇高感的讀者，可能會大跌眼鏡，不過這自然也是引人入勝的。……杜甫全集中為數眾多的此類詩作（日常詩），不禁使我們猜測杜甫的真正用意為何……。這與十九世紀歐洲至二十世紀前蘇聯風行的「現實主義文學」完全不同；歐洲現實主義透過再現的手段和理想化而呈現現實，但杜甫的詩則更像是日記，記敘日常生活的大小點滴。當杜甫的紀實特質遇上了詩歌這種具反思屬性的文體，往往就會成為詩化的日記，這樣的作品，有時僅是「社交生活的記述」，而有時則是中華詩史中的傳世經典。而這三者，也允許同時出現。⁹⁴

關注於杜甫日常作品，在生活細節的描述中產生對現實之反應和個人之沉思，這樣的眼光超越了過去的審美視野，指出中國古典詩真正精神，而洪業的意見相去不遠：「詩人杜甫追求詩意的最廣闊的多樣性和最深層的真實性之際，杜甫個人則代表了最廣大的同情和最高的倫理原則」⁹⁵，而洪業之論早了 60 年以上。

洪業的杜詩學體現了他樸實學術的風貌，既有考證、編年等維繫傳統的一面，也有文獻化及英譯等向外開展的一面，他是將「真杜」介紹給西方的第一人，讓杜甫成為世界的杜甫，洪業與時代對話的精神和實質發生於海外的影響，正是杜詩學史上一頁嶄新的篇章。

⁹³ 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Du Fu*, vol.1, p. 62.

⁹⁴ In reading Du Fu's complete collection we see much of the business of poetry in the Tang. The reader who retains that lofty sense of "Poetry" from the Romantic tradition may be horrified. But there is much to enjoy here.……The presence of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such poems in Du Fu's collected works makes us wonder what Du Fu was doing.……This is in no way a critical commitment to "literary realism," eith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ode or in the socialist variety. European "realism" invents the "real" through representation and idealization. Du Fu is much closer to diary and attention to what happens. When that enters the reflective regime of poetry, it is sometimes versified diary, sometimes merely "doing social business," and sometimes the greatest poetry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lowing that all three can occur simultaneously. 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Du Fu*, volume 1, p. 60.

⁹⁵ 洪業：《杜甫》，頁 2。宇文所安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也提到這一點：「杜甫詩歌本身鼓勵這種傳記性的閱讀：他用詩歌建構了他的生活，他的詩最終把一個仕途失意的小詩人轉化為中國文學傳統中最有名的詩人和人格。」見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孫康宜等著，劉倩等譯：《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頁 366。另有關於杜甫的同情和倫理性，宇文所安在《盛唐詩》中提到：「森嚴戒備後面的世界，正在舉行歡宴，賞賜權貴……杜甫卻以普通百姓的貧困苦難作為平衡對照」。見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譯：《盛唐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頁 223。

徵引文獻

古籍

- 唐·杜甫 Du Fu 著，宋·趙次公 Zhao Cigong 注，林繼中 Lin Jizhong 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Du Shi Zhao Cigong Xian Hou Jie Ji Jiao*（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4 年）。
- 五代·劉昫 Liu Xu：《舊唐書》*Jiu Tang Shu*（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Ting Wen Co., Ltd.，1985 年）。
- 宋·郭茂倩 Guo Maoqian：《樂府詩集》*Yue Fu Sh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9 年）。
- 宋·歐陽修 Ouyang Xiu、宋祁 Song Qi：《新唐書》*Xin Tang Shu*（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Ting Wen Co., Ltd.，1979 年）。
- 宋·釋文瑩 Shi Wenying：《玉壺清話》*Yu Hu Qing Hua*（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 年）。
- 清·仇兆鰲 Qiu Zhaoao：《杜詩詳注》*Du Shi Xiang Zhu*（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e Jin BKS，1980 年）。
- 清·浦起龍 Pu Qilong：《讀杜心解》*Du Du Xin Jie*（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imited，1988 年）。
- 清·楊倫 Yang Lun：《杜詩鏡銓》*Du Shi Jing Quan*（臺北 Taipei：天工書局 Tian Gong Bookstore，1988 年）。
- 清·錢謙益 Qian Qianyi：《錢注杜詩》*Qian Zhu Du Sh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9 年）。

近人論著

- 朱伊革 Zhu Yige：〈龐德《華夏集》創譯的美學價值〉“Aesthetic Values of Creative Translation of Ezra Pound’s *Cathay*”，《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 13 卷第 4 期（2013 年 12 月），頁 61-66。
- 李有林 Li Youlin：〈驥子不是宗文，熊兒不是宗武——《杜甫二子考》摘誤〉“Ji Zi Bu Shi Zong Wen, Xiong Er Bu Shi Zong Wu: *Du Fu Er Zi Kao Zhai Wu*”，《杜甫研究學刊》*Journal of Du Fu Studies* 2017 年第 2 期（2017 年 6 月），頁 91-96。

- 余英時 Yu Yingshih:〈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Gu Jiegang, Hong Ye yu Zhong Guo Xian Dai Shi Xue”, 《聯合報》 *United Daily News* 第 8 版 (1981 年 4 月 25 日)。
- 周采泉 Zhou Caiquan:《杜集書錄》 *Du Ji Shu L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79 年)。
- 周平 Zhou Ping:〈龐德《神州集》的意象主義重構〉“On the Imagist Reconstruction in Pound’s *Cathay*”, 《英美文學研究論叢》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2008 年第 2 期 (2008 年 12 月), 頁 295-311。
- 洪業 William Hung:《杜詩引得》 *A Concordance to the Poems of Tu Fu* (臺北 Taipei: 成文出版社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Ltd., 1966 年)。
- 洪業 William Hung:《洪業論學集》 *Hong Ye Lun Xue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年)。
- 洪業 William Hung 著, 曾祥波 Zeng Xiang-Bo 譯:《杜甫: 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1 年)。
- 許淵沖 Xu Yuanchong:《許淵沖英譯杜甫詩選》 *Selected Poems of Li Bai: 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 (北京 Beijing: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4 年)。
- 張忠綱 Zhang Zhonggang:《杜集敘錄》 *Du Ji Xu Lu* (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Shandong Qilu Press Co., Ltd., 2008 年)。
- 張暉 Zhang Hui:《詩史》 *Shi Shi* (臺北 Taipei: 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 2007 年)。
- 陳文華 Chen Wenhua:《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 *Du Fu Zhuan Ji Tang Song Zi Liao Kao Bian* (臺北 Taipei: 文史哲出版社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87 年)。
- 陳弱水 Chen Joshui:《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 *Literary Men and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s in Tang China* (臺北 Taipei: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年)。
<http://dx.doi.org/10.6327/NTUPRS-9789863501299>
- 陳貽焮 Chen Yixin:《杜甫評傳》 *Du Fu Ping Zhuan*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年)。
- 陳毓賢 Chen Yuxian:《洪業傳》 *Hong Ye Zhuan*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年)。
- 陳毓賢 Chen Yuxian:〈洪業怎樣寫杜甫〉“Hong Ye Zen Yang Xie Du Fu”,
<https://www.douban.com/note/523665464/>, 2015.11 (最後瀏覽日期: 2019.01.21)。

- 陳懷志 Chen Huaizhi、王拉沙 Wang Lasha、羅倫全 Luo Lunquan、趙彤 Zhao Tong、胡竹 Hu Zhu 等著：〈艾茲拉·龐德、艾米·洛威爾與李白的詩歌情緣〉“The Love of Ezra Pound and Amy Lowell for Libais’ Poems”，《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 24 卷第 3 期（2012 年 9 月），頁 32-34。
- 趙毅衡 Zhao Yiheng：〈關於中國古典詩歌對美國新詩運動影響的幾點芻議〉“Guan Yu Zhong Guo Gu Dian Shi Ge dui Mei Guo Xing Shi Yun Dong Ying Xiang de Ji Dian Chu Yi”，《文藝理論研究》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1983 年第 4 期（1983 年 8 月），頁 19-26。
- 劉殿爵 Lau Dincheuk、陳方正 Chen Fongching、何志華 Ho Chewah 主編：《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 *ICS Concordances to Works of Wei-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Collected Works*（香港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9 年）。
- 劉孟伉 Liu Mengkang：《杜甫年譜》 *Du Fu Nian Pu*（臺北 Taipei：學海出版社 Xue Hai Publishing House，1981 年）。
- 劉子健 Liu Zijian：〈洪業先生——少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Hong Ye Xian Sheng——Shao Wei Ren Zhi de Shi Jia he Jiao Yu Jia”，《歷史月刊》 *Historical Monthly* 第 17 期（1989 年 6 月），頁 77-80。
- 劉瑞敏 Liu Ruiming：〈龐德的意象主義與其譯詩《華夏集》〉“Pound’s Imagism and His Translation Works *Cathay*”，《瀋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Shenya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第 15 卷第 6 期（2013 年 12 月），頁 837-840。
- 錢鍾書 Qian Zhongshu：《七綴集》 *Qi Zhui Ji*（臺北 Taipei：書林出版社 Bookman Books Co., Ltd.，1990 年）。
- 錢鍾書 Qian Zhongshu：《人生邊上的邊上》 *Ren Sheng Bian Shang de Bian Shang*（北京 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8 年）。
- 美·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賈晉華 Jia Jinhua 譯：《盛唐詩》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北京 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5 年）。
- 美·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孫康宜 Chang Sun Kangi 等著，劉倩 Liu Qian 等譯：《劍橋中國文學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北京 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3 年）。
- A. C. Graham, trans., *Poem of the Late T’ang* (London,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5).
- Ezra Pound, *Cathay*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ress, 2016).
- Florence Ayscough and Amy Lowell, trans., *Fir-Flower Tablets: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London: Constable & Co., 1922).

Stephen Owen, trans. and ed., *The Poetry of Du Fu* (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Inc., 2016).
<http://dx.doi.org/10.1515/9781501501890>

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with Not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http://dx.doi.org/10.4159/harvard.9780674183506>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aning of times for William Hung's doctrine to Du Fu's poetry doctrine

Xu, Guo-neng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18 ; Accepted December 27, 2018)

Abstract

William Hung's doctrine to Du Fu's poetry doctrine is a critical proces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when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 with reaching out to the global . Image is highly valued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Imagists began to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this concept. William Hung (1893 – 1980), a modern historian of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 translated Du Fu's poetry to re-introduce Western readers to the true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Hong's contribution has four aspects: 1. Modernization and indexing of Du Fu's poetry. 2. Dialectics and connotations of Du Fu's poetry. 3. Writing a biography of Du Fu. 4. Translating three hundred and seventy-four poems of Du Fu.

William Hung's scholarly works have introduced Du Fu to the world. Although his description of Du Fu's life cannot avoid certain controversies, he has eliminated many Western poets misreading of Du Fu's poetry. Hong has been able to present a full version of Du Fu's poetic spirit and artistic creation to English readers. At the same time, he ha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Du Fu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In the past, William Hung's academic achievement has been ignored by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As a result,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of his communication with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This study not only aims to show William Hung'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investigate unresolved problems thereof, but also to display his impact on Western Sinology circles.

Keywords: Du Fu, Du Fu's poetry, William Hung, China's Greatest Poet, Index